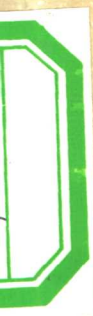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师 陀 著

石 匠



石 匠

师 陀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1308 字数53,000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3 1/16 插图3

1959年5月北京第1版 195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1—5000册

• 定价(3) 0.26元

目 次

写 信.....	1
前进曲.....	10
石 匠.....	31
印象記.....	42
桥.....	42
三个姑娘	44
“社会主义树”	46
他.....	48
胡进财的故事.....	52
公园記事.....	64
“政治教师”.....	69
老故事.....	77
后記.....	96

写信

得到美帝被迫签订停战协定的消息，全家决定给工人的叔叔写封信，向他挑战庆祝。晚饭后点上煤油灯，大家就齐集在屋里，商量好要写的内容，公推国材执笔。

屋里挤满了大团小团，一股子新粮食的香味。正面上贴着国材画的桃花、白菜、石榴和许多胶皮版印的年画，一幅是“毛主席和农民谈话”，还有一幅是斯大林陪毛主席参观克里姆林宫。国材对着灯坐下——就在“毛主席和农民谈话”下面，用手抹抹桌子，放好纸，然后拿出打集上买来的自来水笔，低下头去挺下劲的写：

“亲爱的叔叔同志：”

国材今年十四岁，念小学五年级上。对全家托付给他的任务，他有一种极认真的、仿佛司机要对乘客的生命安全负责的庄严感觉。他郑重其事的在“志”字底下点完两点，又将写好的上下看看，心里纳闷：“怎么开头呢？”于是就抬起头向全家扫了一眼，脸绷得紧紧的，俨然是个大人。

“你们说怎么写吧？”他粗声粗气问。

这所说的全家就是他媽，他姐姐，他妹妹。妹妹叫存丫頭，今年整七岁，一对大眼睛怪伶俐，正趴在桌边上喂小魚。她从河里逮来五条魚，三条带到家就死了，剩下两条养在一只大白碗里，有一条翻起肚子，躺在碗底上。碗底上一层米。她用手指拨拨，想叫它吃米，魚摆着尾巴向前挺挺身子，又倒下去。

“媽，媽，你看这条魚睡了。”她自以为講的可笑，忍不住先笑了。

媽是个寡妇，論年紀不过四十，鬢上已經一根一根长出白头发。平常人家都叫她三孀子，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大名叫刘桂英。这时她正坐在草垫上，脊梁靠着門，給存丫頭拆花棉袄。她来不及回答存丫頭，只奇怪的睜大了眼睛望着国材說：

“不是都告訴你了嗎？”

国材說：“我說的是开头啊。”

“媽，人家跟你說話，你怎么不听？！”存丫頭大声責备。

姐姐正靠着大玉蜀黍囤扎花鞋面，向存丫頭瞪着眼睛說：

“給叔叔写信的，不許胡鬧。”

存丫頭根本沒有見過叔叔，所以并不怕他，只是怕姐姐。她发出怪声：

“汪——汪，汪——汪！”

姐姐大名叫国香，在合作社是生产积极分子，受过表扬。不但存了头怕她，就是全家都得怕她，因为她是家庭会主席，誰犯了錯誤都要开会批評。家庭会主席选举的本来是三孀子，她說她是被旧社会磨坏的，連个賬都不会算，死也不肯担当，这就选上了国香。国香十九岁，又是全庄出名的美人，人家提起她总說：“女孩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，就沒想到这个闺女会漂亮过。”其实人的生活好，精神上痛快，不美也会美。

“我看就这么着写吧，”她向国材說，“你写：我們最光荣最可爱的人——志願軍，以无比的英勇压倒了敌人，迫使敌人签订停战协定。現在我們可以更加努力建設了。你們工人是我們的老大哥，我們要向你們学习……”

国香去年冬天上过速成識字班，平常看書比国材多，还經常看农村报。国材不信姐姐能造这么复杂的句子，准是她从什么文章背下来的，可惜自己竟沒有看过，感到十分慚愧。

“我們全家都是合作社社員，”他咬了半天笔杆，終于照自己想得出的写下去——“合作社現在是乡下頂进步的組織。我們全家都是进步的。”

三孀子看見他停了笔，打旁边提醒他說：

“你再写你爹死后咱受的那个苦，他活着受的不提了。”

三孀子过去的确吃了很多苦。当初反动派进攻解放

区，国材的爹出門去幫人，在路上被還鄉團殺了。那時候國香十三歲，國材八歲，存了頭剛過頭一個生日。全家四口真是吃沒吃的，穿沒穿的，只得抱着拉着去要飯。碰上大雨大雪出不得門，就關起門來哭：小的餓的慌哭，大人疼的慌哭。好容易盼到解放見了天，分到幾畝地，飯是不用要了。可是一個寡婦帶着三個孩子，你總不能用手扒着種啊。那就參加互助組吧。三嬸子對庄稼活還是不懂的多，犁呀，耙呀，耩啊，全得靠別人，秋後找過工，剩把糧食够摻上野菜喝半年糊塗的。

幸亏成立了合作社，三嬸子不用再打種這種那的算盤，不用碰上打拚地就发愁了。生活一年比一年好過，他對合作社的感情也一年比一年高。她常說：“人就怕心不齊；心齊了就是老天也沒有法子，咱那兒‘走’不到啊。”現在她是把自己整個交給合作社了，如果誰說合作社不好，她的臉就氣的紅到頭髮根。只有一點她忘不了，她常常想到過去，想到死去的男人。

“要是國材的爹活着多好哇！”瞧着現在光景好，一回一味她就在心里悲嘆。

這一切她雖然都深深的埋藏起來，從來不講出口，可是國香和國材是知道的。國材對過去毫無興趣。豈但毫無興趣，他想起來就有一種天塌下來的感覺，一種什麼重的黑的東西壓上頭來的感覺，叫人不得不趕快推開它。他要求的是無憂無慮，一直往前，永不回頭，是明天而不是

昨天。

“叔叔本来是咱自己人，何必又对他翻老賬哩？”国材說。

存丫頭喂了半天魚，把魚喂脹死了，感到怪沒趣的，便去幫三嬸子理綫頭。她听国材的話挺有味，就笑嘻嘻的重复說：

“何必翻老賬哩！”

“不翻就不翻，随你們吧。随你們便写吧。”三嬸子拿不定主意，說着瞧瞧国香。

国香一直低着头在那里扎花鞋面，那种心无二用的神气，叫人想到她是制作一件艺术作品。

“先这么写行不行？”她放准針脚扎过去；稍微停會說：“就写我們家庭会上起的保証行不行？”

存丫頭听見提到家庭会，就兴奋的邪許^①：

“姐姐，我也起保証啦。”

国香笑着向她啐了一口：

“呸！你的保証直当个屁，說了不算。”

“好，你当主席罵人，开会批評你！”存丫頭不依。瞧着大家不理她，又說：“我認五十个字了。”

国材被攪和的动了气，心里說：

“簡直把她給捧成寶貝蛋了嗎！”

① “邪許”讀作“協火”或“扎呼”，普通只作“囂叫”講；若用作形容詞，則有“夸张”的意思。

“为了响应建设伟大祖国的号召，为了巩固国防，我們訂了家庭計劃，同时訂了節約計劃。”他写。“我們要尽可能参加劳动，为国家多生产粮食。过年时我們开个家庭会，在会上检查了过去一年的生活。我們找出了那个害人的病根子，去年我們所以忙的头上生脚，全因为没有計劃，沒有分工，浪費許多粮食，生活倒沒有过好。因此我們大人都提出保証：媽保証做飯不浪費粮食，姐姐保証不缺水，还和媽保証全家不穿脏衣裳，不穿张嘴鞋。这些時間都得每天挤出来，因为整時間要上社里干活。我只有星期天和假期里头能上社里干活。現在我上五年級，将来准备作个农学专家。可是我在家并不白吃飯，我也提出了保証，我保証每天喂好猪，打扫干净天井，保証各門功課都考八十五分以上。”

存丫頭沒有忘記她認熟的五十个字，其实五十个字还是国香硬派她認的。她要求說：

“我的保証也要写上，你給我写上。我要写信。”

国材的“車子”本来就开不动了，他沒有完成保証，算术只考到七十五。“七十五分将来能成农学专家嗎？”他在那里正煩的慌，这下子可火啦。

“你成了宝贝蛋婆，你知道不？人家在这写信，听不完你的嚷嚷！”他忘了自己是个“大人”，直着嗓門叫。

瞧他跟个疯子似的，存丫頭有点怕，拽着三孀子的袖子說：

“媽，你瞧他橫的，你管管他呀。”

三孀子說：“我管不了。你要是不搗亂，他就橫啦？”

她兩面碰了釘子，又調過頭去賴上國香，打官腔說：

“主席，你開他們的家庭會。”

國香故意逗她：

“你呀！要開就開你的會，你早就該開個會整整了。”

存丫頭發現都偏向國材，正準備大鬧。國材說：

“你說你要寫信，給，你來寫吧。”

她答不上碴，小臉綳的緊緊的，頭靠着三孀子坐在那里；一對大眼直瞪着國材，心里說：

“哼！你們全欺負人。等我長大了寫給你看！”

存丫頭並不是一開頭就被“寶貝”的，她的名字是現成證據。七年前一個晚上這小姑娘剛落地，她爹見是女孩，要扔出去喂狗，幸亏三孀子心軟，才算被保全下來。直到現在，三孀子還常常向她笑着說：“你是拾來的一條命。”就是剛解放的头兩年她也還是“存丫頭”，後來生活漸漸好過，照例誰也沒注意從哪天起，“存丫頭”慢慢變成了“寶貝蛋”。不但三孀子寶貝她，國香寶貝她，連國材也寶貝她。國材每天放學回來，逗她，攆她，有時候把她馱到肩膀上，叫她往樹上爬。

國材瞧她嘟着小嘴，心里怪抱愧的，要去逗她呢，又想到小姑娘准會哭起來，于是就繼續寫信：

“另外我們還訂了節約計劃，積肥計劃，學習計劃。節

約計劃是这么規定的，比方我們今年收入三千斤糧食，我們決定留一千三百斤作為全年口糧，剩下的全賣給國家。我們尽可能多吃粗糧，把細糧節省下來，支援工業建設和志願軍同志們。就是賣糧的錢我們也只用一部分，大部分存給合作社。合作社拿去搞生產。”

他瞧瞧存丫頭，存丫頭已經靠着媽睡着了。

莊子里安靜的很。誰家的狗遠遠叫了兩聲。一個年輕人唱着打胡同口走過去：

干妹子你好來實在好，

走起來好象水上漂……

國材從嗓門上就聽得出那股子快樂勁。國香大概也聽出來了。她扎著鞋面走過來，在桌子前面站着，裝得挺象那么回事的說：

“你只管呆着干什么？還不趕快寫。”

國材不理她。其實國香壓根也沒希望他理，說完就走出去了。三嬸子兩只眼睛望着她的後身直滴溜，好象說：

“這麼晚了還出去干什么？”

國材一點都不奇怪，他知道那唱歌的是誰。那唱歌的是後街的石小柱，是合作社第二組的組長，青年團團員，社里的二等模範。關於他和國香的事，莊里都知道了。國材並且知道他們現在是到堂姐姐國華家里去的。國華是合作社的副社長，家里常常聚很多人，有時唱歌，有時讀報，有時說笑話，有時三種輪流着來。石小柱和國香幾乎

每天在那里碰头。

国材对国香和石小柱都沒有意見，只是他就不明白恋爱有个甚么劲，压根瞧不起恋爱。

起初他怪国香，怪她把自己閃得孤伶伶的，不过国华家平常那股熱鬧劲立刻又吸引了他，他似乎还听见誰的笑声，心里便直痒痒起来。

“至于我們的积肥计划，学习计划，等以后再告訴你了。”他急急忙忙写，在“敬礼”下面画完三个大惊叹号，这信就算結束了。

三孀子不知多嚙带着存丫头到里間睡去了。他盖上墨水瓶站起来，十分严肃。“哈！”你可能笑他——“你这个司机呀，瞧瞧看，上面写的象挑战書嗎？”他沒有听见你的声音。屋里剩下他自己，只有煤油灯陪着他，在桌子上嘶嘶的往上吸油。外面夜空中送来仿佛鵝的叫声：“啊——啊——”

“过大雁啦，”他自言自語說。

国香还没有回来。副社长家的熱鬧光景逗他逗的更强烈，現在他不但听见笑声，还清楚的看見一屋子的人，并且还确定他們在講笑話。他更进一步想到他們講的也許是傻丫头的故事，滿屋子的人于是就会张圓大嘴，副社长笑的在床上打滾，姐姐搗住脸，石小柱直嚷肚子疼。一股热劲冲上他的脑門，他要吓他們一跳，然后正經的告訴他們明天要种麦了。……

1953年10月20日

前进曲

老朱克勤給任何人的印象都是相同的，用他家乡的說法，那就是“挺有把握”。他过的相当富裕，从来不浪費錢，不欠賬，不作力不能胜任的举动。他說話考虑再三，怕得罪人，老把下半截留在肚子里，神气象个什么哲学家。他作活跟走路总是慢悠悠的，但是穩当，踏实，一下子是一下子。事实上他也沒有发慌失措的必要，他的地里活早已計劃好了；他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，耙有耙的地方，繩有繩的地方。一句話，他治理他的小天下就象有經驗的老水手駛自己的船，沒有再順利再太平的。

但是这里来了个問題，他的独生子大宝恋爱了。当然，这也許不是問題的中心，可是無論如何它是个力量，它影响了別人，也影响了朱克勤那个治家的老水手。

这一年夏天旱的出奇，从割倒麦子足足有二十多天，太阳照例打东面出来在西面落下去。天空是灰色的，空中瀰漫着大量雜質，看上去象褪了色的破布。太阳就象火伞，从那里罩下来，仿佛要吸去大地上的一切水分，烤干所有的生命。地面上現出极深的大条裂縫，硬的象石

头，用镰头劈得出火来。假使闭住呼吸仔细去听，就能听见一种声音，细微的，但是一个劲的在响。庄稼人说：

“地渴啦，要水喝了。”

空气是闷人的，刺疼着鼻子和脸，人的嘴唇裂开了。这一天我到地里去，路上尘土足有半尺深，踩下去就冒起烟。远山隐在灰褐色的尘雾后面。偶然来一阵热风，堵住呼吸，给人一种被火烫着的感觉，蒙着一层灰土的庄稼叶子便也嘩啦一下子，接着又立刻静下去。“没有比这种静更可怕的啦，”我想。笑声忽然吸引了我，于是离开大路，沿着河岸向左走去。出乎意外，在一块玉蜀黍地边碰见老朱克勤和大宝。

老朱克勤并不怎么老，顶多也只是五十多点，身子相当瘦，可是挺有精神。乌黑的鬍子参两根白，深眼窝，亮堂的额颧盖，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人。他是和大宝来浇玉蜀黍的。玉蜀黍已经抽出顶穗，吐出五颜六色的缨子，正是需要水的时候。谁知道碰上这种旱天，只见叶子从下面黄上去，除非立刻供上水，最后就会只落下几捆柴火。

然而原先还剩下一股细流的小河，水现在干了，显然是上游浇地截断了。他们种玉蜀黍的这块地又是高地，旱的格外严重，也就格外教老头子心焦。他绝望的看了看河底，又用手扶着草笠边看天。

“这块地太火亢，种到洼地里就好啦，”我说。

老头子好象沒有听见，很可能在那里生气：“你就会說廢話，要是洼地茬口对，誰会种到高地上来呢！”但是他咽下去了。他看了东面又看北面，天上毫无下雨的征象。半晌他悶声悶气問我——仿佛我是个大气象学家：

“老王！你看会下雨嗎？”

我也忍不住跟着他往上看。在干旱期間无数人看过天，只要看見一点云彩毛，人就会想：“要是能把它收下来呀！……”一种沉重的感觉压到我胸膛上，我說：

“朱克勤大爷，別等雨啦，赶快挖土井罢。”

离我們半里路，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車水栽白薯，刚才我要找的笑声和叫喊声就是从那里来的。

“我想打一口井，就是自己肩膀窄，”老头子想了一会說。“找人合伙呢，我考虑两年多了，这不是犁地割庄稼，說合就合，說拆就拆。”

“打井要等到明年，眼前的困难，还得赶快想法子才行。”我提醒他。

“想法子罢！”他叹口气，弯腰拿起鋤头。“我到上边看看去。”

这时水是象血一样宝贵——对庄稼說，它就是血，小河无疑被一段一段閘断了，除非下了大雨，連一滴水也别想叫流下来。但是老头子不死心，还是扛着鋤头往上走了。

假使允許打个早已用得稀烂的比喻，我就說大宝象

牛。自然，这只是說他能推八百斤重車子的被晒黑了的
身体，和某种别扭脾气。青年人总得有个脾气。大宝大
概二十三岁，沒有問題，父母都很愛他，他并不笨，無論地
里場上的粗細活全会，上过三年小学，会編席子筐子，还
会用蘆葦叶折个蜻蜓什么的；平常对人倒也挺和气，就是
有一点不好，比方誰得罪了他，老記在心里不講出来。

我一直都在注意大宝，在我和老朱克勤說話中間，他
始終沒有搭腔。他头上戴着草笠，光着脊梁，褲子卷到大
腿跟，象个原始人似的坐在地上，低头挖脚上的泥。他对
玉蜀黍的死活显然是冷淡的。有时候他朝合作社的井那
边望望，从那对阴暗的眼睛里，可以看出对誰的怨恨，而
两相对照，更显得他孤单无力。

“老頑固头！”他看老头子走远了，从地上跳了起来。

“別埋怨啦，玉蜀黍都快干了。”我劝他。

“干罢，干罢！”大宝混乱的連声說，預备下河去拿水
斗子。但忽然又收住脚，回头問：

“你晚上有事嗎，老王？”

“干甚么？”

“我想找你聊聊。”

“沒有事。不过你現在講也行。”

“不行。还是我晚上来找你罢。”

看着大宝走下河去，我站着直納悶：

“究竟怎么回事？”